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90  
14 June 1985  
CHINESE

第二五九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马哈巴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u>成员国</u> : 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基梭先生
中国	凌青先生
丹麦	格林尼特先生
埃及	加利先生
法国	卢埃先生
印度	克里什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阿里亚斯·斯特拉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罗森斯托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时1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5年5月23日印度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13)

1985年5月23日莫桑比克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22)

秘书长关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和第439(1978)号决议的进一步的报告(S/17242)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上有关这一项目所做的决定，我邀请利比里亚代表在理事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科法先生(利比里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有关这一项目前几次会议上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和该理事会的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辛克莱先生(圭亚那)和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上有关这一项目的决定，我邀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按照有关这一项目前几次会上所做的决定，我邀请下列国家的代表在安

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坐，这些国家是：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共和国、加拿大、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日本、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塞舌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应主席邀请，下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一侧为他们保留的位子上就坐，他们是：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比塞伊勒先生（阿尔及利亚）、万·杜恩先生（安哥拉）、  
穆尼斯先生（阿根廷）、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策林先生（不丹）、卡拉斯科  
夫人（玻利维亚）、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马希尔先生（巴西）、茨韦特  
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伊塔奇·米奥穆拉先生（喀麦隆）、刘易斯先生（加拿大）、  
加亚马先生（刚果）、马尔米耶卡先生（古巴）、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切  
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廷卡先生（埃塞俄比亚）、  
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洛顿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萨莫  
先生（加纳）、卡伦先生（圭亚那）、查尔斯先生（海地）、拉茨先生（匈牙利）、  
库苏马亚特马贾先生（印度尼西亚）、巴尼特先生（牙买加）、黑田先生（日本）、  
基伊鲁先生（肯尼亚）、阿布拉哈桑先生（科威特）、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扎因先生（马来西亚）、穆  
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恩牙姆多先生（蒙古）、阿拉维先生（摩洛哥）、穆

拉吉先生（莫桑比克）、德埃斯利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加姆巴里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夫雷拉先生（巴拿马）、诺瓦克先生（波兰）、冈西亚女士（塞舌尔）、冯·施尔丁先生（南非）、威泽瓦德丹先生（斯里兰卡）、比里多先生（苏丹）、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图克曼先生（土耳其）、奥达卡先生（乌干达）、莫斯菲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姆卡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黎金中先生（越南）、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戈马先生（赞比亚）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我已经收到了巴巴多斯和莱索托代表给我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的话，我建议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则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三十七条邀请他们参加讨论，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邀请，莫斯利先生（巴巴多斯）和马科克先生（莱索托）在安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位子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2。安理会成员国已经收到了第S/17270号决议，其中有布尔基那法索、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的文本。

如果安理会允许的话，我想指出，在我名单上登记的第一位发言者是来自加勒比的一位朋友和同事，他是牙买加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休·希勒先生阁下，他在该区域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在整个非殖民化的过程中起的作用更大。我欢迎他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希勒先生 (牙买加)：首先，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我有机会参加这届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安全理事会会议。

我国代表团特别自豪满意地看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部长主持6月份安理会的工作。主席先生，贵国是加勒比地区英语区大家庭的一个成员，牙买加同贵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贯积极参加联合国系统的工作，可以引为自豪。借此机会，我特别高兴地指出，贵国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我国代表团深信，您的昭著能力定将出色地指导本委员会的审议工作。

我还要向泰国大使甲盛实先生表示特别敬意，他出色、干练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5月份的工作。

纳米比亚的历史是人民不畏艰难，努力实现自由、正义和自决正当愿望的英勇斗争史。

西南非人民组织缔造者赫尔曼·托沃·雅·托沃先生1968年在一项恐怖主义罪名下在法庭受审时说：

我的老爷，你认为你有权审问我们，因为你们的议会给你们那一权利。但这一裁决不能也不会改变我们的感情。我们是纳米比亚人，不是南非人。现在或将来我们都不会承认你们有权统治我们，擅自为我们制定法律，把我们的国家当成你们的财产，向主子一样虐待我们。我们一贯认为南非是我国的入侵者。我们过去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面对这场审判。”

他作为纳米比亚爱国志士在证词中继续说：

“我现在认识到，我国人民不能期望他人，不论是联合国或南非，将进步双手奉送给我们。我们必须经过自己的斗争和努力来争取进步。”

17年前讲的这些话在今天依然是真理。

在南部非洲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再一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亚及其周围的严峻局势。

然而，就在我们开会的时刻，南非政权正准备实现其蓄谋已久的计划，并吞纳米比亚领土。在多党会议这一傀儡的幌子下建立所谓的纳米比亚“临时政府”只标志着这一显恶阴谋第一部分的完成。

南非的这一决定理所当然地受到国际社会，包括不结盟国家运动和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坚决谴责和拒绝。然而，比勒陀利亚政权依然藐视国际社会的意愿，毫无悔改之意。

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应该完全看穿比勒陀利亚政权狡诈、顽固、出尔反尔的本性。比勒陀利亚现在正企图把纳米比亚经济完全并入南非共和国的经济体系，以便随心所欲地控制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

牙买加代表团越来越感到不安，南非在某些跨国公司的参与下，继续非法开采和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海洋资源。我们认为，这些活动完全违反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1号命令，也违反了国际法院1971年6月宣布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为非法的咨询意见。

而且，安全理事会1970年7月20日通过383(1970)号决议，要求各国

“促请所有国家劝阻其国民或不受政府直接控制之各国国籍公司在纳米比亚投资或获取特许权，并为此目的不保障此种投资对抗纳米比亚未来合法政府之要求”。

但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自联大第三十九届的报告指出，仍有大量的外国经济利益和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开采纳米比亚的资源，其中包括以南非、西欧和北美为基地的世界最大的公司和金融机构。这些公司的经济活动包括开采钻石、铀、铜、铅、锌、锰和其他金属等内容广泛的纳米比亚的丰富资源。他们还控制了纳米比亚的农业和渔业资源，并正在开采石油。

例如，据记载，1982年在纳米比亚开采了19万9千公吨氧化铀、铜和铅，以及1百多克拉开宝石。

这些公司用殖民占领国颁发的许可证进行活动。南非把种族隔离制度扩大到该领土，使得这些公司可望在纳米比亚获得不同寻常的暴利；这一制度也从基本上向这些外国经济利益确保了丰富的劳力。

看看这些利润吧！例如，我们得知，在1982年，从罗新铀矿获得的利润是9120万英镑，在它跨国总公司所获得的各种利润中，它占第二位。我们还得知，由于南非和其它利益集团在纳米比亚领水可耻地进行过分捕鱼，导致了渔业资源下降，使得许多黑人工人失业。当然，这种剥削所获得的利润被输送出去了，而损失却留在了纳米比亚。

这一切意味着，南非正在无情地掠夺该国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以支持它的压迫性政权，根本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从事农业生产的黑人占人口的95%，他们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仅仅是吃不饱和穿不暖的农夫，在所有出售的农产品中，他们只享有2.5%。

目前存在的罪恶的登记法使得黑人工会根本无法登记。同时还存在着各种障碍，阻挠着工会有效地开展活动。有些法律公然禁止工会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进行活动；如果工会稍这种想法，就会立刻遭到取缔。

受压制的人民根本不可能确保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在殖民占领国的淫威下，基本的人权和尊严继续遭到侵犯和侵害。

自从安全理事会于1983年召开一系列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以来，出现了两个明确的倾向：一是有人一意孤行和用心险恶地企图削弱纳米比亚独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二是纳米比亚前途这个问题和南非人民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最近，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反对者采取了一系列暴力行动，现已扩大到全国各地，包括无数的城镇和村庄，这使我们深感不安。种族主义政权的

安全部队进行恐怖活动和赤裸裸的暴力活动，以镇压国内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

比勒陀利亚继续进行残酷的活动，镇压国内的反对和压制改革的力量，同时还对前线国家的政府加紧了颠覆和破坏活动。

在该少数人政权统治的战略中，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是两大支柱，以确保继续推行白人至上和统治该地区。它对前线国家一再进行军事侵略和骚扰，目的是在破坏这些国家，在该地区建立一系列虚弱、依赖和从属的政治卫星国。纳米比亚有助于它们实现阴谋。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南非昨天侵入博茨瓦纳，和南非部队残杀无辜的公民，包括小孩。

在南非的不讲信用和险恶用心面前，国际社会却一直优柔寡断、畏缩不前和含糊不清。比勒陀利亚一直在毫无顾忌地进行侵略行动，无视国际行为和文明行为的基本准则。长期以来，有些人竟然受骗接受了这样一个错误的观点，即能够以某种方法哄劝比勒陀利亚认真地进行谈判，终止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或履行其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义务。

正是这些大谬不然和毫不现实的观点使得联合国在一个罪恶和令人发指的正确面前软弱无力、无所作为；这个政权为了维护其对该地区的种族主义统治，不惜进行赤裸裸的军事恫吓。这个政权是恐怖主义者的政权。

与此同时，纳米比亚的前途遭到损害，并被垫压了出去，而比勒陀利亚的顽固却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国际社会的立场和自己担当起纳米比亚独立责任的西方接触小组的形象也不可挽回地遭到了损害。接触小组本身已经名存实亡，它的活动也已经由和南非进行双方面的对话和接触取代；这些对话和接触的目标是说服南非“改革”种族隔离，并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建设性接触”政策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而且就实际取得的进展而言，它可能起了反作用。无数事件形象地说明，比勒陀利亚反而熟练地利用了这一政策，来帮助它在该地区进行罪恶阴谋，同时制订出新的、旨在加强种



族隔离制度的阴谋。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恢复联合国权威和向比勒陀利亚顽固份子一致施加压力的紧迫性。

我们欣慰地注意到，一些国家一再要求跨国公司停止在南非的经济投资，并要求实行贸易禁运。这些要求是针对最近对南非人民进行镇压，以及外交努力未能在种族隔离制度中带来任何有益的变化而提出来的。

鉴于比勒陀利亚在该地区一再采取暴力和侵略行动，我们同其他国家一起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恰当的行动，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在实行强制性制裁之前，牙买加代表团敦促立即执行不结盟国家在新德里举行的特别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建设性和现实的《行动方案》。尤其，我们强烈支持与南非断绝所有外交关系、取消经济投资方案、完全遵守石油禁运和严格加强强制性武器禁运的要求。我们还赞同不与南非进行体育和文化交往的要求。

牙买加高度重视向纳米比亚年轻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因为这对开展旨在确保纳米比亚人民独立和自决的联合国各项活动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我们完全支持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会和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培训方案向纳米比亚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培训机会的提议。我们进一步认为，提供这样的人道主义援助对训练纳米比亚人承担对该领土的未来管理责任是极其重要的。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重申，牙买加坚定不移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英勇斗争，并支持他们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牙买加将永远不承认所谓的临时政府。只要纳米比亚仍然处于南非统治之下，只要南非当局继续推行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将永远不会停止对南非的制裁。

主席：我感谢牙买加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对我和我的国家说的客气话。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作为一个象多数国家一样面临着紧迫、艰巨和至关重要问题的国家的代表，宁尽管公务繁忙，今年第二次与我们分担忧虑并使我们受益于你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经济，这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我们十分感激你，特别是因为你担任主席时正值我们审议一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自己并代表国际社会在其中一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主席，我还要通过你向泰国外长和我们的同事甲盛实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最诚挚的感谢，他们以有效、建设性和总是彬彬有礼的方式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如此多的人指控南非，安理会仅开一次会是不够的，因此每一个代表团都需要开几次会才能表示自己的愤愤不平，谴责南非的敲诈勒索和非正义的行为，并可能的话试图使比勒陀利亚当局恢复理智。我们也许因此而被指责为感情用事，危言耸听，和不够事实求是采取一个更明智的态度。这种指责对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我们已经听了二十多年了——事实上，自非洲统一组织决定在安全理事会中率先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反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推行虚伪的民主起。

因此，让我们在现实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这些是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本组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在联合国必须牢记的现实。这些现实是：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联合国干预该领土独立的计划，以及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承担的责任。

安理会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否认南非占领纳米比亚的非法性。任何人没有理由否认，因为有人想应合某些集团利益的需要，这是一个非殖民化没有得到充分准备的情况。我们也许会将本组织的各项决定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撇在一边，因为对一个殖民国家来说，接受国际公众舆论应该决定非殖民化行动的原则和方法这一点总是不太容易的，除非这个国家在特别情况下被迫这样做，或同意履行自己的承诺和传统。

然而除了种族隔离，比勒陀利亚还能够在传统上提供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当中一些人也许想忽视这一点”种族隔离的特点是蔑视和拒绝别人、对产生于启蒙主义者的原教旨主义的现实的无知、一种占领欲、一种盛气凌人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有这些使得该政权相信，理智和真理非它莫属。

种族隔离制度很明显是可恶和应受到指责的。只要看一看这个制度的基础和

外表，我们就能看到，它惊动某些恶魔的恐惧并不是明确或一致的，人们因而能理解，为什么南非能够继续有恃无恐地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因为这种占领将成为一种被他们自己和其他国家的特殊存在。这不是联合国被非殖民化的理解，我们别无他途，只有坚决反对任何人企图使联合国相信，比勒陀利亚政权能够成为一个在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的建设性因素。

第二个现实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宣布建立一个所谓的临时管理当局是对这项计划的严重挑战。此外，南非再也不提这项计划。相反他却在大谈什么就产生于“国际谈判”我们相信联合国并没有被邀请参加的国际接受的独立达成一项协议。比勒陀利亚政权能不能告诉我们，他是否还对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各项原则和对在作出重大妥协后制订和接受的办法承担责任？

实际上，南非所关心的就是古巴部队从安哥拉的撤出。人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建立临时政权不过是使国际社会同意把这种撤出和纳米比亚独立联系起来的一个阴谋。安理会决不能同意这种讹诈，因为我们不能把维护安全反对颠覆的手段强加给一个主权国家，这种颠覆的令人信服的证据5月21日在安哥拉北部以及昨天在博茨瓦纳首都都出现了。显然，手段的选择不能不符合国际或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威胁和平与安全的不是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合法存在，而是南非不断对联合国的蔑视。

尽管南非声称有诚意，它狡猾地希望我们相信，有可能实现和平解决、或各方的对话、或平等的待遇。然而，显然，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心在纳米比亚创造假独立，它希望维护在南部非洲的霸权，而我们必须承认，或者就会被谴责为有偏见。我们拒绝这个所谓的计划，提出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某些既定事实开脱，并基于放弃某些承诺。这种疯狂的理论不应当在联合国存在，实际上，它公然干预了邻国内部事务。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责任，他们的真正合法代表是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不引用我们大家都熟悉、并毫无疑问准备遵守的

原则和宣言的情况下，我们将看到，如果我们不坚持立即和充分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就不能履行那一责任。我们已经不能以问题的复杂性为借口，或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促进我们的工作。

出于政治和原则的理由，我们致力于纳米比亚的独立。因为我们坚信，不可能根据《宪章》的第76条的规定在南非的管理下结束委任体制，并且，那一承诺是坚定的，决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纳米比亚人民是有耐心的，但是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解放必须取决于只关心掠夺的外国利益。

在过去的几年中，有人大谈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和有效性。连我们主张给予保护的那些人对这两点也提出了异议。的确，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有限的：我们要么坚持我们的计划，拒绝任何削弱它的图谋，并在这方面采取适当的行动；或者，我们必须允许纳米比亚人民尊重他们的信仰，并承认种族隔离政权的荒谬的要求，这种要求可能导致一个傀儡政权单方面宣布独立。或者，我们能够接受，西南非组织和纳米比亚理事会应当宣布另一领土的独立，我们有责任加强那一独立，捍卫它，抵制南非或任何其他方面的反行动。

这场辩论远没有结束。就现在来看，我们能够考虑同意，第一个选择是最好的，那包括全球的有约束力的制裁问题。应当向南非提出多少警告呢？我们应当召开多少次会议，来审议和再审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采取的适当措施呢？我们是不是还得要听到20年前我们听到的争论呢，争论是关于制裁的无效性，以及他们对非洲人民和多国公司的有害影响。我们是否能够理解我们的某些谈判伙伴的建议，他们建议，也许应该考虑有选择的和自愿的制裁。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得到令人不安的答复。

当我们提到制裁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不负责，或是因为我们对此有不良的嗜好。在现在的情况下，这是唯一使联合国明确立场，面对着种族主义、剥削和种族隔离政权的统治证实联合国的政治和道德力量的方法。

如果我们选择进行制裁，日益明智和有决心的世界公共舆论就不会再说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无能为力是因为我们回避现实。如果我们不进行制裁的话，唯一受益的是南非，那就意味着我们辜负了纳米比亚人民。

这些是现实，推理的任何花招都掩盖不住，任何开脱都不会使任何人忘记现实。纵容种族隔离政权的任何企图都不会掩盖这些现实。必须作出选择的是我们。不要让别人说，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注定要失败的。

主席：我感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讲的赞扬的话。

奥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阁下，首先，我欢迎你就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在这个星期内，我们已经有机会亲眼看到，你丰富的外交和政治经验一直在推动安理会的工作。尽管乌克兰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相距遥远，但我们两个代表团是近邻，不仅仅在安全理事会是这样，在联合国体制内的许多其他重要机构中也是如此。例如，在反对种族隔离的特别委员会中，这个委员会现在正在召开一个专门讨论声援南非人民国际日的庄严会议。南非人民正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为结束可恶的种族隔离体制而战。先生，请允许我祝愿你作为主席工作一帆风顺。

我还要感谢泰国外长和泰国常驻代表甲盛实先生，他们以极其杰出的方式主持了上月安理会很困难的工作。

在安理会整个讨论过程中有如此多不结盟国家的参加证实了南部非洲形势的严重性，并清楚表明，给予纳米比亚独立问题是当今最为严重和紧迫的问题之一。联合国讨论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已经有多年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安理会就这一问题就已通过22个决议。但是，尽管联合国要求纳米比亚获得无条件的解放，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仍然给该领土带来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制度，并对纳米比亚人民实行严厉的恐怖和镇压，企图扑灭他们自由和独立的愿望。他们将纳米比亚变成南非经济的附属物，并使纳米比亚成为其原料提供者，采用一切可能手段

保持其对纳米比亚领土的统治。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在纳米比亚建立了军事战略桥头堡，以便进行他们向非洲邻国的侵略和颠覆行动，这些非洲邻国即众所周知的前线国家。

大会一再指出，南非违反联合国无数决定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对纳米比亚命运及其非殖化进程负直接责任的联合国早就在许多决定中，首先是在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就定出现实方法，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和自制发展，实现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但是，这一严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仍在继续，安理会决议仍未得到执行。

比勒陀利亚政权蔑视国际社会意愿，公然蹂躏《联合国宪章》，顽固的拒绝离开纳米比亚。正如可以从秘书长进一步报告中所看到的那样，比勒陀利亚一直在通过人为制造许多障碍来破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和执行联合国计划。此外，正如报告所说：

“目前的困难由于南非决定在纳米比亚建立临时政府而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化。”（S/17242第47段）

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已经揭露了臭名昭著的内部解决方案的真正实质，比勒陀利亚是想通过这种手腕把新殖民主义方式强加给纳米比亚，继续保持其那里的统治并不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该国家获得政权。

比勒陀利亚一方面同其主要保护者美国一道虚伪的夸夸其谈，另一方面事实上没有停止其破坏邻近独立国家局势的企图，而是向这些国家推行武装侵略政策。对安哥拉的侵略也没有停止。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已经举例出令人信服的事实，特别是比勒陀利亚最近对该国北部地区设施的攻击。比勒陀利亚在安哥拉方面的所谓和平愿望声明被证实不过是谎言和历行的宣传伎俩罢了。这就是南非如何进行其大张旗鼓宣传的协议和安排。

南非对前线国家的威胁，其中包括来自比勒陀利亚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的威胁并没有消失；正相反，这种威胁增长了。在这方面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种族主义者如此狂妄胆大？为什么他们敢于蹂躏《联合国宪章》并藐视其决定？责任在于那些一直在积极同南非进行合作，并提供全面援助以支持，而又在安理会保护种族主义者，阻止执行国际制裁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美国和比勒陀利亚多年来一直在玩外交游戏，以便绕过联合国通过幕后活动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满足种族主义的利益，迫使非洲人民接受维持在南非标新立异的种族主义堡垒。美国和南非的真正愿望是以新殖民主义取代给予纳米比亚真正独立与自由。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以及以色列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核领域内给予南非的广泛援助至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作出决定至今不能得到执行的基本原因。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完全同意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部长会议关于纳米比亚问题通过的最后文件对纳米比亚局势所表达的关切。我们也同意该文件对现存局势的分析及其对纳米比亚至今不能获得独立原因的估价。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坚决地谴责和拒绝接受南非政权违反联合国有关决定为加强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耍的新花招。目前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份子为了以隐蔽方式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统治的计谋同南非整个无价值、无效和臭名昭著的新“宪法”是同样非法的。种族隔离制度政权的新伎俩严重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决定，这些决定强调，任何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政权单方面采取的措施都是无效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定的摒弃南非最近这一不符合大多数人民愿望的行动，并宣布其为无效、非法和完全没有效力，安理会应该呼吁所有国家拒绝承认这种“解决办法”。

我们完全同意不结盟国家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部长会议上再次重申，并在本次讨论中表达出的意见，即：安理会必须根据《宪章》立即采取适当措施，其中包括施行第七章。今年3月28日通过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宣言》和我已经提到的不结盟国家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协调局特别部长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了对南非采取现实有效措施的建议，这些措施应该在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执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之前执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支持执行这些措施。

必须使某些西方国家改变在这个问题上故设障碍的态度。只有所有国家相互协调，作出共同努力，通过在国际舞台上完全孤立种族主义者才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早日摧毁殖民主义在南部非洲的罪祸阵地。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呼吁允许纳米比亚人民迅速履行自己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权，建立一个团结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包括沃尔维斯湾和沿海岛屿。我们也呼吁通过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向纳米比亚人民移交所有的权利。

我们曾经强调，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保证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和自治发展的唯一现实和各方同意的途径是联合国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

根据自己的原则立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继续支持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争取解放的斗争。

我上周刚从日内瓦回来。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代表，我在那里参加了关于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残余的非政府组织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同联合国建立四十周年和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五周年联系起来的情况下主持召开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参加了该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声明，该声明特别宣布：

“与会各国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执行其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临时政府的计划的企图感到震惊，谴责这些计划，重申完全支持早日执行载于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与会各国重申了自己的明确立场，即西南非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上述话进一步证明，世界各国人民支持尽快给予纳米比亚真正的独立，坚决地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殖民依附。

现在，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便尽早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



我们支持载于文件 S/17270 中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谢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甲盛实先生（泰国）：首先，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和荣幸地看到您、特尼利达和多巴哥外交部长主持这些重要的会议。我刚刚结束了对贵国的访问，我十分珍惜地回顾起贵国绿草如茵，充满生机，风景秀丽的大地和彬彬有礼、友好的人民。我希望代表我国代表团真诚地祝贺您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你的外交才干、经验和您本人的政治家风度将使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这是安全理事会两个月来第二次讨论纳米比亚的问题。5月3日，安全理事会主席代表理事会成员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南非最近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临时政府表示了愤慨和严重的关注。南非的这一行动违反了国际社会表达的意愿，是对有关的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的蔑视，这两个决议都宣布类似的单方面行动是无效的。该声明还要求南非放弃这一行动，进行合作，促进执行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计划。

泰国极其重视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完全支持和同情纳米比亚人民，他们正在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正义斗争。1984年5月，泰国高兴的在曼谷担任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会议的东道国——在那里发表了《曼谷宣言》，该宣言特别指出：

“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将军阁下在理事会特别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指出，妨碍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要障碍是南非继续非法占领该国。他重申泰国完全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事业和斗争。”

(S/16601, 第5段)

泰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我国政府最强烈的谴责比勒

陀利亚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毫无保留的支持联合国的努力，以便能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使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的自决、自由和民主独立，建立一个统一、对自己的自然资源拥有充分主权的纳米比亚。不仅如此，泰国明确地谴责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要求立即和无条件的停止这种种族主义政策和令人憎恶的做法。我国代表团还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所谓将纳米比亚问题同安哥拉的古巴军队这一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同时，我们强烈谴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对邻近国家发动军事进攻和入侵，例如最近在安哥拉内地的卡宾达和博茨瓦纳的加巴罗恩发动的袭击以及南非对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的侵略行动。这种行动赤裸裸地践踏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代表团与国际社会一起坚决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的措施。我们代表团认为，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的这一举动旨在拖延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贯彻，并将延长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痛苦。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联合国计划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南非不加拖延地无条件地贯彻这一计划对确保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这一问题是很关键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嘲弄了根本原则和基本正义。在实现这样一种解决以前，我们代表团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它们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进行的合法斗争。

我们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载于第S/17242号文件的秘书长报告，其中把目前的僵局总结如下：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都知道，我在1983年8月29日给安理会的报告(S/15943)中曾经说明，关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问题，就过渡时期援助团来说，几乎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已解决。但是，我也曾在报告中表明，南非的立场把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问题作为执行第435(1978)

号决议的先决条件仍然使联合国计划无法付诸实行。 南非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至今没有改变。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遗憾地说，现在还不可能最后定下关于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各项安排。”

秘书长还在其报告的第47段中指出：

“当前的困难由于南非最近决定在纳米比亚成立一个过渡政府而变得更为严重，并产生了新的问题。 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南非政府为纳米比亚全体人民的利益和该区域更为广泛的利益着想，应当重新慎重考虑其决定所产生的影响，不要采取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的有关规定的任何行动。 有关各方都必须尊重联合国计划的各项规定，该计划对各方都有约束力，并仍然是使纳米比亚独立唯一获得同意的基础。”

因此，安理会面对着傲慢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所提出的一个巨大挑战。 我们对我们自己和纳米比亚人民都有责任按照我们崇高的原则、我们对正义的承诺和人类尊严克服南非的虚伪和顽固。 安理会的主要职责是确保纳米比亚迅速获得独立。 我们泰国代表团将继续坚定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中争取主权和独立的斗争。

最后，我要想借此机会代表我们代表团衷心的感谢许多尊敬的代表对泰国和它的代表在上个月担任安理会的主席职务所说的友好的话。

主席：我感谢泰国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马克西先生（联合王国）：主席，我们代表团特别高兴看到英联邦的一个伙伴特立尼达和多巴戈的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 您决定亲自主持会议是安理会的一个荣誉，也说明了这次辩论的重要性。

我也想感谢泰国外长空军上将西提阁下和泰国长驻代表甲盛实大使，他们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五月份的会务。

泰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前都没有担任过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但请让我说它们的工作相当出色。

博茨瓦纳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样也是一个英联邦国家。主席先生，联合王国与博茨瓦纳和贵国多年来保持着最热烈和友好的联系。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样，博茨瓦纳从不威胁别国，从未攻击任何人，也从未表明准备或拥有任何攻击别国的手段。

今天早晨，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在伦敦向南非大使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对南非在今天凌晨对博茨瓦纳的攻击的极其严肃的意见。他强烈谴责对一个英联邦伙伴国家主权的侵犯，并对进一步使用暴力造成生命损失表示遗憾。杰弗里·豪爵士告诉沃勒尔博士，英国政府认为这次进攻是毫无理由的，考虑到早些时候在博茨瓦纳和南非政府间有关安全事务所进行的意见交换，这样做就更没有理由。

南非大使被要求把这些观点向他的政府报告，并转告他的政府英国收到事件发生的报告之后广泛感到的忧虑和震惊。

安理会知道我国政府对一切暴力行径的一贯立场。我们自己就曾经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者。我们对政治谋杀的企图表示遗憾。但是，这种做法决不能成为南非今天在哈博罗内的所作所为的理由。我想在安理会重申我们已经直接向博茨瓦纳政府表示的同情和支持。

南非对博茨瓦纳的行动是不能接受和短见的，只会对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而南非声称希望保持和平与稳定。我国政府同样对南非国防军最近在安哥拉北部进行的类似行动表示遗憾，这种行为也是不能接受的。

主席，我知道安理会已经要求就这一问题另外举行一次会议，这一问题确实与纳米比亚无关。然而，在言归正传之前我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几句话。正如在1983年安理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我们代表团已经说过，把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无关，今天的问题是要贯彻纳米比亚解决方法。安哥拉

的安全是安哥拉政府的主权；安理会不能告诉安哥拉怎样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安理会不应参加任何有关这一事务的谈判，除非有关国家邀请我们参加。在说了这些话以后，我也许应该向其他代表一样表示联合王国对南非国防军的人在安哥拉内部的活动的深切关注。贯彻南非撤出一直占领安哥拉南部的部队的决定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我国政府从未接受他们有权占领安哥拉领土；但是《卢萨卡协定》以及最近完成的撤出看来提供了减缓纳米比亚北方边境紧张局势的前景。这肯定有助于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的可能性。因此，现在我们不得不考虑卡宾达发生的严重事件是令人不安的。我们明确谴责这种违反主权的行径。我们向南非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南非军事人员介入卡宾达事件本身是不能接受的，并且极其不利于纳米比亚谈判范围内所取得的进展。

谈到辩论的问题，我愿同大家一起赞扬秘鲁总理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外长来到纽约。我愿在此欢迎西南非人民组织主席。这些日理万机的高级代表为参加我们这次讨论特意来到纽约，突出了这场辩论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工作的意义。

喀麦隆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在他生动的发言中广泛地谈了纳米比亚问题。同其他发言者一样，他强调安全理事会为纳米比亚的特别责任。他恰当地表达了人们对多边机构工作的关切和信任。他说：

“纳米比亚问题因而是国际上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应将它以战略性问题混淆起来。这并不是一个东西方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是南北方之间的冲突。”（S/PV.2585第46段）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些观点。如果我们四分五裂，就无法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决不允许有人利用纳米比亚在安理会各成员中，和在整个联合国中制造分歧。因为纳米比亚确实是大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处理纳米比亚问题的力量在于安理会全体成员都接受了一项关于纳米比亚问题解决办法的建议，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也都认为纳米比亚应尽早独立。

安全理事会 435(1978)号决议对于纳米比亚实行自决的进程和这次辩论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有责任保证安理会的行动决不会削弱安理会在通过 435(1978)号决议时所取得的成绩。

因此，当四月份南非政府考虑纳米比亚内某些政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过渡政府的建议时，我国政府同首先提出联合国解决方案的接触小组其他政府一样，表示了严重的关切。我们告诉南非政府，我们认为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立宪机构，进行权利转移的任何单方面措施都是无效的。我们指出，这种措施所带来的任何安排在联合国解决方案中都不会有任何地位。我们清楚地表明，南非政府不能把执行联合国计划的责任转嫁给任何纳米比亚政党。

鉴于同样的理由，联合王国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主席 5 月 3 日重申安理会成员无法接受导致内部解决的任何单方面行动的声明。

南非政府想不久就使它的过渡机构生效。如果南非这样做，它应该知道这一行动得不到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的支持，就如以前的各位发言者，包括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所指出的那样。在各成员国的发言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5 月 3 日的声明之后，南非政府应该清楚地看到，炮制一个内部解决来避开根据 435(1978)号决议实现一项国际接受的解决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安理会成员现在讨论的决议草案可以强调突出这一点，这是有益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对这次辩论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秘书长在 S/17247 号文件中的报告表明，过去两年并非毫无变化。秘书长为执行方案进行了坚定不移的努力。他在报告中谈到了他所进行的多次磋商，我们应该向秘书长和他的纳米比亚特别代表马尔蒂·阿蒂萨里先生表示我们的欣赏。秘书长在报告第 31 段中还谈到了安哥拉总统 1984 年 11 月 17 日在安哥拉和美国政府双边讨论之后给秘书长的信函。辩论中我们也认真地听取了安哥拉外长的中肯发言。

在报告结论中秘书长并不掩盖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在执行中的困难最近加重了这一事实。他说,有关各方都必须尊重联合国方案的规定,这一方案对各方都有约束力,仍然是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商定基础。

在考虑工作结果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这一点。一些考虑某一行动会加强还是妨碍方案的执行。我们的行动决不能危害方案,或造成进一步的拖延。有人建议,谈判是如此的漫长和令人沮丧,我们现在应该停止对谈判的支持。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不谈判就会出现冲突,加剧和延长领土内外所有纳米比亚人的痛苦。这决不能是安全理事会的目标。我们的责任是在公正、国际接受的基础上确保纳米比亚尽早独立。435(1978)号决议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础。

正如坦桑尼亚外长所强调指出的,第435(1978)号决议依然有效。这方面我注意到,南非代表表示相信纳米比亚不久就会走向国际承认的独立。我们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等待着南非政府表明他们许诺的诚意。我们敦促南非政府采取行动。根据整个国际社会一致支持的解决方案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不仅是南非的明确责任,也符合南非的自身利益。

这就是对南非代表关于安理会在纳米比亚的愿望的问题的答复。他提问,我们是否希望把所有权利都集中在行政总长一人手中。回答当然“不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决方案的程序,立即将所有权利交给一个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所有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政府。因此,我希望这次辩论能有一个建设性的结果,进一步推动和加速我们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布尔基纳法索外交部长勒塔尔·巴西尔·吉索先生阁下,我代表安理会向他表示热烈欢迎。

基梭先生（布尔基尔法索）：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985年6月份主席。我还要告诉你，我国代表团看到你担任这一重要的职务，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相信，你能够成功地主持目前的辩论。贵国过去遭受的殖民主义和外国统治为害也是一言难尽的。

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泰国大使阁下，因为他能干和熟练地主持了上月份的工作。我还要请求他向我们泰国的同事转达我们的赞赏，因为他表达了他的国家对安理会作用的重视。我还要强调一下目前辩论的重要性，并向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同志表示欢迎。

尽管1981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执行联合国计划的会谈失败了，但仍然没有使得那些不相信谈判和对话有任何好处的人失去希望；不过，这确实显得大大削弱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种族主义南非当时表明，他打算不屑一切维持使纳米比亚的殖民存在，使得国际社会在日内瓦陷于失败。从那时以来，4年过去了，然而，在1966年，由于联合国对比勒陀亚的策略感到厌倦了，便正式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取消了它统治该领土的任何权利。

自从1946年以来，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一直是联合国讨论的问题。有意思的事，南非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有一个一贯的特征，就是一贯拒绝接受联合国这个国际社会的命令。1966年，南非对联合国正式其对纳米比亚委任统治这一决定的回答就是完全拒绝，和继续非法维持其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它还拒绝了第276(1970)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中肯定，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完全非法的。它后来还拒绝国际法院1971年的宣示：

“南非有责任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其行政当局，并终止对该领土的占领”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例举南非对联合国作出的种种拒绝。其中有些实际上是令人感到忿怒和羞耻的，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列举了。不过，我还是想提一提我国代表团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点。



安全理事会在第385(1976)号决议中肯定，纳米比亚人民有权利自由地确定自己的未来，并在第7段中宣布：

“宣布……应该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在整个纳米比亚这一政治实体内进行自由选举，这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第385(1976)号决议，第7段）”

两年后，即在1978年，由于安全理事会的5个西方成员国发出了倡议，我们曾经渴望执行这一决议。在发出这一倡议之后，安理会又以1978年9月29日发出了第435(1978)号决议，并制定了联合国计划，规定停火、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和建立纳米比亚过渡时期联合国援助小组。

在该决议通过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证明，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是正确的。它们在该决议表决时以不参加的形式弃权，明智地反映了它们的怀疑。日内瓦的失败似乎终止了任何旨在执行联合国计划的行动。现在是安全理事会采取立场的时候了。正因为如此，安理会必须利用这个机会讨论整个问题，而不仅仅是提出问题，这是唯一明智的办法。如果不能这样作，那么它就会完全破坏1966年以来对比勒陀利亚所采取的一切行动。

要使得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具有意义，那么，希望使自己的行动重新充满活力的安理会就必须找到必要的办法来向前迈进，而它在过去常常做不到这一点。这些辩论已经承认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漫长历史中的特征。所以，这次辩论应该是不同和具体一点的。我们已经通过了很多并已证明是完全无效的决议，因此没有必要通过更多的决议。

由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顽固不化和傲慢无理，我们进行的许多努力都付诸东流。所以，安全理事会必须以新的态度来对待纳米比亚问题，这是最为重要的。这将能帮助安理会履行任务。它必须把目前的会议看作是必要的机会和时刻，来估价过去，并依照多年来失败的原因。

1981年，当南非到日内瓦去和它的盟国一起否认最近承担的义务时，安全

理事会召开了会议。当时，安理会内意见陷入分歧，无法通过递交给它的载于 S/14462 号文件中的决议。在那次辩论中，没有那个国家承认，占领纳米比亚是合法的，或者说是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中基本准则的。我想在此提醒安理会关于那次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安理会打算根据该决议向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结果是，12 票赞成，3 票反对，(法国、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美利坚合众国)，零票弃权。

这种三重否决权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这些人固执己见地采取了反对立场。每当谈到执行《联合国宪章》第 7 章，它们总执这种态度。我们再想，他们今天是不是也同样固执己见。

1985 年 6 月 6 日，秘书长提出了有关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 435(1978)和第 439(197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补充报告，载于第 S/17242 号文件。它在报告中为安全理事会描述了它作出上一份报告以来局势的演变；它上一份报告是 1983 年 12 月 29 日作出的，载于 S/16237 号文件。我们从这个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和秘书长得出的结论完全一样，即南非在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没有改变。南非认为，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是执行第 435(1978)号决议的先决条件。

比勒陀利亚政权一方面声称支持第 435(1978)号决议，另一方面却寻求其他的办法，以取代上述决议中规定的解决。其用心是非常明确和重大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定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这只不过是它的又一个花招而已。

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秘书长的努力。秘书长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每一份报告都必须成为安全理事会召开正式会议的主题，使得安理会从这些报告得出恰当的结论，并采取主动行动，立即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秘书长的努力，由此开始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进程。

安全理事会再也不能容忍纳米比亚的局势，特别是因为这种局势明显地威胁和破坏了和平，根据《宪章》第39条的定义这是一种侵略的行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不再象以前那样对比勒陀利亚的行动无动于衷了。通过要求寻求已经存在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法，比勒陀利亚希望赢得时间：它需要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合乎自己的口味并效忠它的第二个南非的时间。

我国对“联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布尔基纳法索一直拒绝南非企图在毫不相关的问题之间建立的人为的联系；在这一拖延战术中他得到美国的支持。

我们真诚地认为，纳米比亚人民自己必须通过斗争取得独立写下自己的历史。

合乎逻辑的是，压迫自己人民的南非一定会最终压迫其领土之外的其他人民。

一个剥夺其人民最基本权利的政权不会宣称承认其他人民享有这些同样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南非在安哥拉、博茨瓦纳和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暗杀和屠杀。

纳米比亚最终将取得独立。人民的自由和自决独立权将在南非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取胜。安理会是要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是良心迫使我们问的唯一问题。比勒陀利亚从安理会某些成员的沉默和不加掩饰的支持中得到莫大的好处，从这样的一个政权那里人们不能指望再得到些什么。

今天我们只希望看到安理会的每一个成员对安理会对比勒陀利亚的政治态度的性质采取一个明确地立场，因为这种态度甚至进一步怂恿比勒陀利亚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尤其是侵犯人民的权利。

布尔基纳法索深信，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面临的障碍根本不会改变这一进程的发展或其结局，即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英勇进行的解放斗争将取得胜利。我们还深信，安理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能够加速这一胜利的到来。

根据这种信念，我们已经呼吁所有那些在1981年4月的安理会会议上反对通过第S/14462号决议草案的国家停止反对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

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

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吁不仅要加速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的独立，更重要的是《世界人权宣言》不再受到蔑视，真正的民主者、爱国者和革命者再也不在南非的监狱里受到折磨。

我们布尔基纳法索人民感到高兴的是，纳米比亚问题跨出了国家管理的狭隘范围，并越来越得到公众舆论的政治支持，尤其在那些政策和做法并不一直符合有关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的国家的公众舆论的政治支持。我们认为，这一点极其重要，并证实了这样一个正理，即各处人民的斗争总是相互支援的。

没有家园毋宁一死：我们必胜！

主席：我感谢布尔基纳法索外交部长对我和我的国家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主席，首先我要代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对您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热烈祝贺。我们深信，您卓越的个人和外交品质将使您杰出的履行你的责任，并使安理会的工作取得成功。

请允许我对泰国代表主持5月份安理会工作的方式表示敬意。

自从大会于1966年10月27日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并根据这项决议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以及承担对该领土的直接责任以来，大约19年已经过去了。根据1967年5月19日通过的第2248(S-V)号决议，大会成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已作为唯一合法的当局管理该领土，并指导纳米比亚人民实现彻底地独立。

针对南非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权公然对抗这些决议和大会以后通过的各项决议，国际法院提出了一个咨询意见，以便裁定联合国是否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有权通过停止国际联盟授予南非的委任统治承担对该领土的直接责任。国际法院在1971年6月21日的咨询意见中明确地指出，大会的各项决定完全符合国际法律制度的

各项原则。

以后的几年中，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领土立即和无条件地撤出其殖民管理当局和武装部队。

为了停止殖民国和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掠夺纳米比亚丰富的自然资源，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于1974年9月27日发布了第1号法令。

由于种族隔离政权顽固地拒绝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安全理事会分别于1977年10月4日和1980年6月13日通过了第418(1977)和473(1980)号决议，对南非实行了军事制裁。

然而，在执行这些能够促进纳米比亚独立实现的决议方面不能采取有意义和实质性的步骤。南非的殖民管理当局和武装部队仍然赖在纳米比亚；帝国主义国家继续对种族隔离政权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压迫和镇压继续加强；殖民当局和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和人力掠夺继续榨取纳米比亚这块不幸的土地上所剩下的东西。使人们感到极为不安的是，国际社会似乎在短期内没有机会立即停止这种可耻和悲惨的局势。

显然，对纳米比亚目前局势的继续负主要责任的一方是可恶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通过在纳米比亚境内使用蛮力和进行压镇以及对前线国家采取侵略和恐吓等强盗行动，这个政权力图长期维持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然而，这不能使国际社会看不到那些正在起作用的有害因素，这些因素不在纳米比亚，也不在南非，而是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

我们有进一步的证据明确无误地证明，某些投赞成票的国家一再地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1号法令。

欧洲共同体向纳米比亚的占领当局提供经济援助、以及通过某些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提供贷款的决定，不仅仅没有帮助绝大多数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最终还导致南非种族主义集团利用更多的资源来武装压迫性的种族隔离战争贩子机器。事实表明，自1984年以来，种族隔离政权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平均速

度增加了军费开支。

除了同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获得的巨额军事和其他有关的项目之外，南非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权还在其盟国的帮助和合作下，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网。

有许多报告说，南非政府和联合国的某些成员国之间订有秘密的军事和安全安排，以及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参加下建立一个所谓的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计划，以保卫帝国主义在南半球的利益。更使人感到严重关切的是，令人信服的报告谈到了南非的核武器能力，以及它继续生产和完善化学、生物武器的计划。如果这些报告证实与实际相符，那么，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整个地区安全带来的威胁就将出现新的和意义深远的范围。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安全气氛的急剧恶化。

毫无疑问，假如不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首要是美国对种族主义政权提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合作，这些计划就不可能实现。美国正在进行无耻的和背叛的所谓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建设性接触的计划。这就不奇怪了，这个非法的政权认为可以对抗人类的绝大多数，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判断。

这样，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狂妄地无视国际公众舆论，不仅仅是因为种族隔离体制的罪恶和可怕的本质，还因为某些人实际上奉行支持那一体制的推行者的政策；及美国和它的某些帝国主义盟国。

由于看不到解决方法以及纳米比亚主要形势的急剧恶化而感到严重的警觉，1985年4月19至21日在新德里召开了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特别会议，来审议纳米比亚的局势。在其《宣言》中，协调局呼吁安理会作出果断的行动，履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责任，并采取紧急措施，以保证载于第435(1978)号文件中的联合国计划得到立即和有效的、不经修改和没有先决条件的执行。协调局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在温得和克建立一个所谓内部当局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安理会更有必要立即召开会议，充分担负起它的责任，并保证迅速和无条件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如果现在的不详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国际社会最终将面临的形势是，解决的实现将比今天更加困难。

某些因素是当前纳米比亚形势的核心。我想强调指出这些因素。

第一，纳米比亚问题完全从字的意义上来看，是一个非殖化问题。既然是这样，纳米比亚问题就是以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为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为一方，以及占领当局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另一方之间的问题。试图在东西方对抗的范围内解释这一问题是一个徒劳的企图，其目的是破坏在纳米比亚充分实行所有国家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原则。

第二，根据1974年12月14日大会通过的第3314(XXIX)号决议中所载的“侵略”的定义，南非军队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只要纳米比亚人民享有进行所有形式斗争的政利，包括武装斗争，以把占领军队从它们的领土上赶出去。同时，根据1949年日内瓦议定书，种族主义占领当局在这一斗争中逮捕的所有爱国份子都应享受战俘的地位。

第三，西南非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和真正代表，是他们为争取彻底独立斗争的先锋。因此，任何为将在温得和克正式成立的、所谓临时政府的傀儡当地政权赢得承认与合法性的企图，完全违反了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

第四，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所谓西方接触小组或任何其他方面对那一决议的限制、修改或订正，或在其中引入完全不相干的所谓一揽子、并行、或对等的企图都严重违反了那一决议。因此，美国和南非把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和古巴在安哥拉的国际主义部队的撤出联起来的企图，完全无视那一决定，其目的是拖延那一问题的解决。

第五，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纳米比亚的唯一合法的管理当局。因此，否认联合国接受国联的权威的企图以改变那一领土的法律地位、或把那个问题说成是区域或领土问题，违反了国际法律体制以及有关的联合国决议的条款。

第六，根据1978年7月27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432(1978)号决议，以及1978年5月3日的大会第S-9/2号决议，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团结无疑包括沃尔维斯湾、彭格温和其他近海岛屿。任何把这些区域和大陆纳米比亚分开的企图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第七，由于南非政府一贯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这样做违反了它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诺的责任，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能够也必须根据《宪章》的第七章，不再拖延地对那个政府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因为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制订一个时间表。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国际社会不能再允许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它的帝国主义同谋者实行任何拖延战术了。应当向西南非组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提供所有形式的援助和合作，以使它们能够加强它们反对南非在纳米比亚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根除南非的非人道的种族隔离体制，保卫它们的领土，抵抗那一政权的重复的侵略和破坏行为。

我们希望记录在案的是，我们赞赏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国际社会为实现纳米比亚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早日独立所作的不懈努力。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给我代表团这个机会在安理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主席：我感谢阿富汗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讲的客气的话。

由于时间不早，我准备现在休会。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上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在今天下午安理会审议“塞浦路斯局势”项目的会议休会之后立即开始。

下午1点10分散会。